

故乡的清明粿

文/杨丽花

撑着伞，我独自走在开满雨花的小路上。路边一簇簇宛若星辰的紫云英轻轻地牵引着我的视线，雨雾中显得那么迷离，那么缠绵。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幅画面：碧蓝的天空下，一大片种满紫云英的田地，似一大块绣着星星点点紫色暗花的绿色毛毯。几个女孩正悠闲地躺在绿毯子上，嘴里叼着一株紫云英，望着天空中飘浮的白云，畅想着诸如“我是一片云”之类的浪漫理想……

是因为清明节姗姗而来，有少许的思乡情愫吗？为何梦中总能听到大山的呼唤？

我家在福建的一个小山村，四面环山。弯弯的山路像一条灰色的围脖环绕着一座又一座大山。大山里有个我们的大家，勤劳纯朴的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又一个把我们送出大山。其中的艰辛，我们年少的时候就能深深体会到。

清明节前后，家乡有做清明粿的习俗，最早据说是用来祭奠先人的，但在我们的童年，那是我们最为渴盼的美食。每到这一时节，田野里到处长满叫清明草的野菜，隐隐飘来的清香无声地召唤着我们。采清明草，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了。拎着小篮子，和姐姐（有时小弟也会跟我们去）一路欢声笑语奔向田野，争抢着采最嫩最好的野菜，偶尔也会为了谁多谁少争吵不休。当篮子里装满了嫩绿的野菜时，我们又飞奔地跑回家，谁都想第一个让在厨房忙碌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。

野菜采回家之后，就是母亲的事了。我们帮不上忙，只能在灶边看着母亲像魔术师一样把一堆野菜变成可口的美

味。母亲把野菜清洗干净焯水剁成菜泥，用磨好的米粉糯和在一起做清明粿的皮。山上的春笋早就耐不住春雷的呼唤了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从泥土里钻出来。父亲几分钟就从后山的竹林里挖出好几个春笋。母亲用春笋、葱和一点肉沫做成馅，随手一捏，一个个墨绿色的清明粿就做成了。做好的清明粿要放在锅里蒸上二十多分钟，这段时间我们总觉得特别漫长。我们的小嘴不停地问母亲好了吗好了吗，边使劲往灶里塞柴火，还时不时地探着脑袋看锅里的动静。我们一步也不离开，生怕一走开母亲就会把满锅的美味独吞了。终于，熟了！左手抓一个往嘴里塞，右手夹着还在冒热气的清明粿，一溜烟就跑去小伙伴了……

想想那时父母亲为了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，起早贪黑、省吃俭用，日子虽然清苦，却过得快乐，因为有盼头。而我们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，一个个从大山里走出来，开创自己的世界。

我们就仿佛田野里的一株株蒲公英，借着隐形的翅膀——风，在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安了家，为自己的小家庭努力着奋斗着，一如那时的父母。

今年过年回了一趟老家，年过八旬的母亲依然在厨房忙个不停，做我们爱吃的菜。大鱼大肉中，那墨绿的清明粿尤为显眼。母亲知道我们清明节不一定回家，把刚钻出地面的清明草摘来做清明粿给我们解馋。吃着那一个个香气扑鼻的清明粿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……

我独自走在开满雨花的小路上，手摘一朵紫云英，嘴里絮絮叨叨地和母亲通着电话……

桃花雨

文/张有清

今春偶见一树桃花开于溪畔，其艳丽之姿，妖娆迷人。其瓣颜色，如女子薄施粉黛，其花心花蕾，引蜂惹蝶，采汁酿蜜，其味芳醇。一树花开，就是整个春天；一树花开，就是丽日蓝天！

那一树桃花下的溪水，不知流逝了多少个春秋，看透了风景，看透了人生，也看老了自己。从来无人光顾，也无人赞叹，只默默承受着落叶与腐殖的衰草，给它带来寂寞的安慰，偶尔一两声鸟鸣，给他带来些许的欢欣！

只有在这样一个春天，一树桃花盛开在它的身边，阵阵桃花雨落在它年年逝去的水中。水已老去，而桃花树下，那一瓣一瓣的花雨，给了这一溪的流水，无限温柔的亲吻！

于是，作七言诗《桃花》一首，以记之：一树桃花一树开，招蜂惹蝶带芳来。山溪水老无人问，幸有今朝瓣蕊陪。



定格在醉人的春天里

文/王军英

上个月去婺源篁岭旅游，正逢下雨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青翠的山头和依山而建的古朴村子都笼罩在轻纱般的濛濛雾气中，美丽而富有诗意，但是却不方便行走。索道亭旁探头俯视，山谷下面层层叠叠梯田式的油菜花还没怎么盛开，倒是路边有一些自由俏丽地怒放。桃树绝大部分处在半梦半醒间，尚未吐露花苞，只是偶尔一两株早慧的品种悄悄含羞绽放。玉兰花和樱花则是开得肆意奔放、明艳灿烂。梨花淡雅清丽，迎风摇曳着满树飞雪。

篁岭的民宿工作人员很是热心，在索道出口等候着接待，并体贴地帮忙拎包提行李。下了进村的游览车，还有工作人员细致地带路，亲切地把游客送入预订的民宿。

在如雾似纱、细若针尖牛毛的春雨中，走过悬挂在半空有些摇晃的玻璃悬心桥，穿过层次分明的半开未开的油菜花田，仰望从空中索道滑过的矫健身影及欢快惊呼，携一身淡淡馨香回来，闲逛蜿蜒曲折的天街。

天街中遍布着各种特色小吃店和卖传统小玩意的商铺。有些店面门楣非常古老，是数百年前遗留下来的徽派建筑，白墙黑瓦、飞檐峭壁，正面的木门木窗上雕刻着各种花案，精美古老，历史的沧桑厚重感扑面而来。有一些屋顶房檐上横插着宽竹片，还有竹制大晒盘，是用来晒东西的。想来，色彩缤纷的篁岭秋晒，便在美丽的丰收季节由此诞生。

街东有一座高大醒目的牌坊，上书“申明亭”，是以前村里解决纠纷的场所。其中的“明”字用的是目字旁，而不是日字旁，说明除非是你亲眼所见，否则你不要去作证。

沿天街中段的天街食府前拾阶而上，有可供游览

与体验的树和堂、怡心楼、失重倒挂的怪屋、晒工坊等，集游玩和趣味于一体。年轻情侣或者小夫妻还可以穿上古代的新郎新娘服，秀一把洞房花烛。

红烛摇曳的拜堂喜堂，甚至洞房中的精美雕花大床和喜庆的红缎绣花被都是现成的。而来来往往的游客则是贺喜的宾客……

回到天街继续向西行走，便是藏宝斋、竹山书院和篁岭美术馆。村头还有郁郁葱葱的千年古樟、富有年代感的手扶拖拉机、风车、雕刻的耕牛、婺源民俗文化展览馆等一些古老厚重的东西与场所。

置身其中，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了数百年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古朴村民，他们在弯弯曲曲的山谷梯田中耕种，挥汗如雨地将收获的庄稼沿山坡挑回半山腰的家里，朝阳晾晒。

农闲时却不忘追求美，用灵巧的手一点一点地雕刻和刺绣着美好的事物，装饰点缀生活……

不经意间，天逐渐暗下来了。晚饭便是在天街小店品味当地特色美食。

我们入住的地方是犁尖巷C区40栋C40-1。篁岭上的酒店、民宿全部属于一家公司，而且除了篁岭大酒店之外，都是民宿，是过去村民居住的房屋。因村民都迁居到山下了，这里的村民小屋便被修葺装修了一番，成为民宿。我们下榻的地方外墙很旧，依山而建，里面空间不大。

推开有着古老痕迹的木门，里面分楼上楼下。楼下是一个十几平方的客厅，装修还算精美，几案、椅子、茶具一应俱全。客厅旁边有一个小房间，看起来原来是做饭的厨房和卫生间。另外还有一扇紧锁着的小木门，不知道是做啥用的。楼上房间也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卧室，中间摆着一张两米宽的大床。进门这边是木橱柜，对面是一扇巨大的雕花窗子。通过这扇窗子可一览外面靓丽的村庄和花木。床尾这边下两级台阶是一个不规则的书房，放着一张书桌，还有草编卷帘，旁边便是卫生间。

整个房子虽然小巧，但是五脏齐全。深夜，听着潇潇细雨歌唱着对万物的赞美入眠。清晨，在鸟儿清脆悦耳的鸣叫声中醒来，拉开窗帘，一幅雨后初晴的水墨画便映入眼帘。深吸一口气，清冽的空气中，微微浮动着梨花与玉兰花的清香。

民宿游客可免费在天街食府用早餐，早餐的种类很丰富，有包子、蒸糕、煎蛋、面包、玉米段、子薯、炒粉、麻圆、煲汤、水果等等。

次日是大天晴，新上来的游客和昨晚留下来的游客叠加在一起。天街上，人突然多了很多，来的去的交织着，窄的地方人挤人，拥挤而热闹，满是人间烟火气息。在阳光灿烂中又逛了一遍天街，我们便到游客服务中心退房，然后乘索道下篁岭。

山下的油菜花倒是开得大气蓬勃，非常绚烂，金黄的一片甚是迷人，有蜜蜂飞舞、蝴蝶蹁跹在其间，似乎是和缤纷、厚重、逼眼的油菜花竞春色。我忍不住下车去花海旁拍照，顺手把自己定格在美丽醉人的春天里。